

光 阴拾趣

虞荣舜

这几十年来，朗诵与我同行，是我的最爱。

记得上高中时，我以一首毛泽东诗词《沁园春·雪》的激情朗诵，在班级活动中让同学刮目相看。一直到几十年后的高中同学聚会上此事还被津津乐道，让我有点意外之喜。至今那首诗词我尚能背下来，也算是岁月的馈赠吧。

在蹉跎岁月的插队苦寂中，我们几个知青不甘寂寞地组织了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。在沟西沟东的打麦场上，在冬藏岁末的豆腐坊前，时而在二胡、手风琴的伴奏中载歌载舞，时而对口词、三句半、山东快书或杨柳青，自

朗诵立言不了情

编自演，我也时不时乘兴来段毛泽东诗词的朗诵，为贫下中农送去娱乐，送去知青的一技之长。

后来，我有幸被抽调到煤矿电锯厂，那嘈杂的带锯声直捣人心，还有粉油油粘糊糊的锯末沾满了工作服工作帽，连眉梢也难以幸免。频繁的声音恼人又伤身，早就淹没了我美好的朗诵念想。空乏的心灵深处，除了广播几个样板戏的轮番唱腔，与跑上十几里路看的露天电影外，精神领域几近空白。

复课后，我凭着67届高中毕业生的“头衔”，阴差阳错地登上了讲台，朗诵的热望再度唤起。过年过节时在毕业班联欢会上吟诵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等诗

词，让我过了几把瘾。最令我得意的是我在校园搞了几次汪国真诗赏析讲座，把其《感谢》等抒情诗演绎得风生水起。一名高三女生讲座后给我写了一首短诗：“你说你只是风，传播真诚与热忱，其实你更是蜂，飞翔于万紫千红。推开窗就是蔚蓝，敲响一扇门，有灵感回升，可知道在你期待的瞳孔，稚嫩的我，手掌拍红——青春写意致虞老师”，感动得我热泪盈眶。

春去冬来，岁月匆匆，我调回了上海，进了职校新天地，鬓发见霜，但我的朗诵情结仍未了。在一次迎新晚会的表演中，我代表语文组朗诵了《邓小平之歌》的片断，还有一次我朗诵了发表过的《高唱奉献之歌》，均赢得了

师生们的好评。直到我退休那年的迎春联欢会上，年级组老师要我出一个节目，这次我深情朗诵的是我的“成名作”《冲动之歌》（刊登于《辽宁青年》刊首语），“冲动，是泪瀑在面颊山崖的倾泻，是心火于胸壁襟垒间的喷涌，是壮行在广袤热土上的激扬”，其含义是：我要退休不退热，依然保持当年那份青春的激情与创作的冲动，让余生晚唱活力犹在，音律不衰。

朗诵与音乐一样，是心灵的放歌，是生活的畅吟。它追求的是本真的自然，更有蓬勃的生命和轩昂的意气。与朗诵有缘，我不弃不离，无怨无悔！

家有萌宠

陈祖龙

中秋那天，我一时兴起，与朋友驱车去郊外抓蟋蟀，历时6小时余，满载而归。

一回到小区大门口，便发现围了一大堆人。哦，邻居们正在斗蟋蟀找乐呢！他们知道我去抓蟋蟀了，一见我立即七嘴八舌地说：“来来来，快来斗蟋蟀！”“这只‘黑乌龙’真狠，已经‘二连胜’了”……

我踏进人圈，朝“黑乌龙”望了一眼：浑身乌黑的衣甲，个头比“油葫芦”小不了多少。大概刚才连胜的得意劲还未消失，一个劲欢快地叫着。

我掏出一节上面刻有花纹的专放大蟋蟀的竹管筒，倒出蟋蟀一看，很好辨别，“黑乌龙”浑身乌黑，我这只呢，褐色的身躯上长着血红的脑袋，宛若“鹤顶红”，躯体与“黑乌龙”不相上下。“鹤顶红”与“黑乌龙”的触须一相碰，根本不用茭草引逗，便狠斗起来了。

“黑乌龙”长一副黑黑的八字牙，牙板阔而且厚，望之令人有狰狞恐怖之感；“鹤顶红”呢，我一看就心中暗喜，竟是一副大名鼎鼎的善攻“下三路”的“掘地牙”。

两副牙齿绞在一起，瓦盆内顿时斗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“黑乌龙”乘连胜之余威，一个劲朝前冲去。“鹤顶红”两条大腿一蹬，便稳稳抵住了“黑乌龙”的冲锋。这样足足相持了半分钟。“黑乌龙”眼看正面占不到便宜，突然牙一松，一下子溜到“鹤顶红”身后。“鹤顶红”转身慢了一些，大腿被“黑乌龙”咬了一口。“黑乌龙”得意了，欢快地叫起来。它的主人前楼“胖墩”也高兴得手舞足蹈。“鹤顶红”火了，一下子扑了上去，两只蟋蟀又相持在一起……突然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两只蟋蟀一齐翻了个跟头。“鹤顶红”抢先又冲了上去，这回它主动了，咬住“黑乌龙”朝前直冲。“黑乌龙”一个劲朝后退……又是“啪”的一声，速度快得人们根本没法看清，“鹤顶红”已使出“掘地牙”最厉害的一招，把“黑乌龙”摔到瓦盆外去了——瓦盆外的“黑乌龙”拼命朝角落里逃去。它的一枚牙齿已经歪斜，再也合不拢了……“胖墩”则沮丧得满脸流汗，呆若木鸡。

在此后的两个多月里，“鹤顶红”连战皆捷，威震街坊。我则精心饲养。然而我与“鹤顶红”终究在强冷空气面前都败下阵来。11月18日，入秋以来最强冷空气降临，气温骤降12℃，“鹤顶红”还是撒手归天了。

我把它埋葬在小区绿地的香樟树下。每次经过香樟



鹤顶红大战黑乌龙

的葬身处望上几眼：怀念你，我的“鹤顶红”！盼“鹤顶红”明年重生，我们再相聚。

旅行笔记

方便不方便

童伟忠

今年七月

我们老年团一行11人游览了匈牙利巴拉顿湖畔美丽的圣安德烈小镇。中午在镇上一家小餐馆用餐后，导游关照接下去有四个小时的车程，才能抵达下一个景点，请大家临上车前先去餐馆内的洗手间“方便”一下。

我见洗手间门口端坐着一神情严肃、戴着眼镜的老太太，遂自信地掏出一张5欧元纸币，等她找零。老太瞥了一眼欧元后摇摇头，我以为内设厕所不要钱，迈腿欲入时，老太却伸出左手阻拦，右手则指指她身边铁盒内的硬币，我难解其意，郁闷之时，恰巧导游进来小解，他说：“老太太只收当地货币福林，不收欧元。”我说：“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，欧元怎么不流通啊？”导游摊摊手说：“我也搞不懂他们的规矩。”结果，我用5欧元和导游兑换了一大堆福林硬币，老太从中认真挑选了4枚，才点点头，脸上露出一丝微笑，准我如厕。

俗话说：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天难。诚哉斯言。看来，出国出境旅游观光前，老年人务必将功课做得细些、再细些，这样才能更好应对包括“方便”在内的各种麻烦，让自己的旅途多些愉悦，少些尴尬。



相聚时光

TP图

兴趣盎然

王洪武

让我揪心许久的，居室小，唯一的书橱早已不堪重负，不少报刊书籍只好散堆在文案、床头。真想再添张书架什么的，可斗室到处摆得满满当当，哪有地方再“容”得了它呢？

这天，我又一次地把目光扫向身边的角角落落，发现南阳台一角虽已装了只固定鞋架（110厘米长、28厘米宽），可它上面还空着。鞋架是家庭生活之必需，制作精良，自然弃之不得，也搬动不得。而鞋架向上30厘米处，两边都冒有一两厘米的墙裙。

我突发奇想，如果就在这上面铺块与鞋架一样宽的木板，木板上下空档不都可以置放书报么？如果在木板上面两边靠墙的地方贴块二三十厘米高的间隔板，上面再铺块长板……以

自制书架之乐

此类推，根据需要层层递加直抵房顶。呵呵，这可造就一个多么壮观的“书架”啊！

“工程”不大，技术不难，花费不多，不必请工，说干就干。

兴冲冲地先找木板。用不着花钱新买，脑子里早有印象：在我们这里，有不少浴室烧锅炉用的燃料全靠装潢拆迁等抛下的旧木材，它们在弃者面前是废物，在需要者眼里则是“宝贝”。果不其然，我仅去了一家浴室烧材场，一锅炉工便热情地帮我挑了两块可用的木板，问要多少钱，他摇摇头，说全是烧货，要啥钱呀。见其正在端着稀粥吃早饭，我飞快地跑到门口买了两只萝卜草饼送了过去。嘿嘿，这么好的板材，仅花了区区3元，我心中似讨了个大便宜，乐滋滋回府。

木板嫌宽一点，要锯。找不到电锯，便向街上刻章店借了把木锯。躬下身，踩上脚，拉上锯，一下，两下，开始

还能拉上十几下，渐渐地，拉不动了，锯条好似被两边的木板死死地咬着，身上也溢出了汗珠。邻居大嫂心疼地说：“我家新房下周装潢，木工队有电锯，这些木板还是留着让我带给他们‘啵’一下吧！”我挺挺腰，甩甩膀子，连声说谢谢，不用了，又把这活儿当“锻炼”，加倍用劲“玩”起来。

真是“困难似弹簧，你弱它就强”，你若比它强，它即喊投降。力量多一分，锯条便乖乖地向前奔。几块木板锯好了，为防止书报压上去变形，我灵机一动又在每块木板下面垫了两根硬邦邦的木条。

三层新书架很快造成啦。它美观又牢固，空间利用妙；基本未花钱，作用可不小。散落的书报像无家的孩子有了新居，当即有条不紊、有模有样地进了“窝”。而我也像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，高兴得在架儿前，瞧了又瞧，摸了又摸，心中乐开了花。